

你是我一生的债
思朵羽

员

秋风瑟瑟 ,阴雨绵绵。深秋的晚风有如刀子一样无情地咆哮 ,吹割在人的脸上。秋风虽不及冬日里寒冷凛冽的狂风一样刺骨 ,却也给人们增添了些许的冷意。

古老的柳树伫立在一旁 ,饱受着一波波晚风的侵袭。柳枝有些抱怨地在风中张牙舞爪 ,试图引起人们的注意 ,好拨给它们一些温暖。可在这秋雨落地的傍晚 ,谁还会注意它们的存在呢 ?

枯黄的枝叶随风飘零 ,好像浪迹天涯的孤儿 ,无人问津 ,也没人会知道它的去处、它是死是活……

由城门处走来一老一少 ,在冷冽的秋雨中慢步穿行在少有人烟的街道。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襟 ,他们依旧不在乎地向前走着 ,但身子却一直在颤抖 ,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枯骨黄瘦的大手牵着那幼嫩的小手 ,艰难地在雨中穿梭。偶尔停下来歇一歇 ,擦拭着由发丝滴落在脸颊上

的雨珠 ,便又继续向前走着。没人知道他们要去哪儿 ,没人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所到之处 ,都是门窗紧闭 ,根本没人过问他们的去处 ,似乎也没人来帮助这对困惑于秋雨冷风之中的父女。

单薄的衣襟被雨水淋透了 ,女孩拉紧破布拼缝的衣服 ,跟着父亲有一步没一步地向前走着。饥饿使她无力前进 ,可她还是半眯着一双水灵的秋瞳 ,没有半点抱怨地跟着父亲。

可是 ,幼小的她最终还是敌不过寒冷和饥饿的折磨 ,用力拽着父亲的手 ,试图让他注意到她、注意到她埋怨的小脸。

“爹 ,我饿。”清脆如黄鹂般的稚嫩声音从她口中传出 ,在细雨中被压得很低。

男人低下头来 ,愧疚的眼神直直射入女孩的水眸中 ,惹得她心中一阵颤抖。

颤抖的原因她也说不清楚。她只知道自己还年幼 ,本应在爹娘的呵护下幸福地生活 ,可是她却没有。打从出生到现在 ,她一直过着困苦的生活。她从来没被呵护过 ,不知幸福是什么。她只知道 ,她是家里众姐妹中最大的一个 ,她要去承担养家的重责。

可是 ,她有必要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毁了自己的一生吗 ?

“柳儿乖 ,再过一会儿就有好东西吃了。”苍老的声音

音在男人的口中逸出 ,最后传入女孩的耳中。不知是何原因 ,她竟然松开了紧握住男人大掌的小手。

微怒的目光从她大大的水眸中迸射出来 ,射向男人的全身 ,惹得他垂下眼 ,不敢再瞧自己的女儿。

他也不想 ,不愿意 ,她是他最疼的女儿 ,最最喜爱的女儿 ,可是 ,他却没有办法。为了养家 ,为了还在家里受苦的四口人 ,他必须这么做。他只是希望 ,所有的人都能过得好一点 ,当然也包括他面前这个用哀怨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女儿。

她是家里的长女 ,所以她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 ,这个残酷的现实。

“爹 ,你告诉我 ,你要带我到哪儿去 ?”质问的语气 ,配合着还在下个不停的秋雨 ,那声音显得更苍白、怨恨。

“去一个有吃有喝、能让你过最好生活的地方。”男人抬起头 ,不避讳地瞧着女儿那双清灵的水眸。

如果 ,不是因为她的美貌 ;如果 ,不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气质 ;如果 ,不是因为她是家里的长女 ,或许 ,受罪的不该是她。

可惜 ,她承袭了这一切。

命运就该如此 ,他还能怎么办呢 ?难道 ,要他看着家里剩下的四口人饿死 ?难道 ,要他们蓝家上上下下就在那四面透风的草房里度过余生 ?

不 ,他不要。

所以 ,他只能委屈他的大女儿。或许 ,这委屈是一

辈子的 ,可她再抱怨 ,也只能认命。

“你要卖了我 ,是吗 ?”她明晰的眸子一直看着面前这个满脸皱纹的男人。

他是她的爹 ?他的爹怎么会这么老 ?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 ,牙齿都快掉光了 ,那瘦弱单薄的身子好像微风轻轻拂过 ,就能把他带出好远的地方。

她记得 ,她的爹今年才三十四岁 ,上个月才给他过完生辰 ,她又怎么会记错呢 ?每个人发一个鸡蛋 ,就算过一个最完美的生辰了。她记得 ,那是她过得最幸福的一天。因为在那天 ,她吃到了自己最最想吃的鸡蛋。

三十四岁的男人 ,为什么会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 ?

年幼的她已经知道太多太多的事 ,经历过太多太多的沧桑。

她知道 ,他们家很穷 ,穷得连一双最普通的草鞋都买不起。

所以 ,她要被他的爹给卖了 ?卖在哪里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 ,那是一个叫冷苑的地方。这些都是爹和娘说话的时候 ,她偷听来的。

她早就知道 ,她的爹要把她卖给别人了 ,但她却没有逃。她是家里的长女 ,她要负责养她的家人 ,她没有选择。

如果她可以坏一点 ,如果她可以忘掉世俗礼教 ,或许她可以选择逃避。可惜 ,她是他的女儿——

一个落寞、潦倒的秀才的女儿。

至于她的家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堪 ,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 ,每当她问起这些事情 ,她的爹就会欲哭无泪地哽咽。所以 ,她再也没有问过 ,她也不想再知道这些

.....

“柳儿 ,爹只是希望你能过上好日子。”对于他来说 ,只有在冷苑才会让她过上好日子。可对他的女儿呢 ? 她的心里会觉得那是一个能给她带来好日子的地方吗 ?

“冷苑是什么地方 ?”轻描淡写地问道 ,可她的身子还是在发抖、发抖.....

男人怔愣着 ,在一记响雷划过天边之后 ,他才真正地回过神来 ,“你、你都知道了 ?”他的声音有些惊讶、有些无助。

“告诉我吧 ,我不会逃的。”她要做一个好女儿 ,好姐姐 ,可是 她办得到吗 ?

“前面就是 ,去了就知道。”避而不答不是他的本意。只是 ,他如果真的说了 ,她还会跟着他去吗 ? 玷污女人清白的地方、男人们逍遥快活的地方 ,哪个女人愿意去 ? 他的女儿今年才十六岁 ,以后本该有着大好的青春年华 ,可是现在 ,竟全都断送在他这个做父亲的手上 ,他对不起她.....

但是 ,他没有选择 ,他没有。他也想当个好父亲 ,他也想让自己的女儿有个好归宿。可是迫于生活的压迫 ,他只能做一个无情的父亲。她骂他也好 ,打他也罢 ,他

认了。

一种不安笼罩了她的全身，让站在雨中的她不禁打了一个大大的寒战。这寒战不是无情的冷雨带给她的，是她父亲的眼神和隐藏着秘密的口吻。

笑了笑，她小小的心灵就像被刀割一样疼，一滴不知名的液体滑出她的眼眶，混合着落个不停的秋雨，流连在那细滑却又被哀伤占满的脸颊上。

“我们走吧！”没有看他一眼，女孩走在前面，佯装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轻松地在雨中穿行。而她的心却在滴血，不管他带她去哪儿，不管她要被他卖到什么地方，她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认命！

“柳儿……”男人的一记高呼，穿过雨水，来到她的耳边。

当她带着微笑回过头来的时候，却瞧见男人双膝跪在地上，低着好像被雨浇得抬不起来的头，活像一个要受死刑的犯人。

“爹对不住你，可、可爹没办法，你三个妹妹还小，不能叫她们再过着这种贫苦的生活。爹……原谅爹吧！”老泪纵横在他那张枯黄蜡瘦的面容上。

她没有上前扶起他，只是站在原地。

双手紧握着自己的衣襟，小小的贝齿死死地咬住下唇，流出血了，她也没有疼痛的知觉。

她不会忘了今天的一切。她知道，他的这一跪，她该受，她也受得起。

“我该承受这一切 ,因为我是你的女儿。”莞尔地轻道 ,她转过身 ,不管他的爹是否还在忏悔着一切 ,她只能向前走 ,遵从他给她安排好的一切。

冷苑 ?她的一生是不是只能在那儿度过 ?

冷苑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初夏的清风席卷着整座京城 ,柳絮漫天飘舞在大街小巷 ,拂过人们的脸 ,美丽地轻舞着。

朱漆大门 ,两根红色喜庆的柱子立在两旁 ,二楼的门窗旁、楼下的路街处都是些花枝招展、手拿小扇的女人 ,犹如燕子般轻盈舞动着婀娜的身躯 ,倾力释放出她们的魅力。

白天 ,白天还会有人这么大胆 ,不顾礼仪廉耻地当街叫卖 ,拉拢客人 ?一群群美丽的姑娘 ,和一拨拨身着华丽服饰的男人 ,进进出出于那朱漆的偌大门庭 ,把白天本就喧闹的街市渲染得更加燥热非凡。

只要抬头一看 ,就能瞧见那朱漆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巨大的牌匾 ,匾上只有两个用金色铜漆漆成的大字 ,娟秀、细致。细看 ,还隐藏着些傲气和随意。

冷苑——全京城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不管什么时辰、什么日子、什么季节、什么气候 ,它的大门都是为之大开的。

只要你有钱 ,只要你够分量 ,就能进出这京城首屈一指的风尘之地——冷苑。

到底这冷苑有着什么背景 ,没人知晓 ,也没人去探听 !

男人们只管花钱消遣、女人们只管伺候陪客 ,谁还会在乎别的 ? 只要有钱出、只要有钱进 ,是谁的都一样 ,没人去在乎冷苑的“历史”。

冷苑的姑娘个个都是美若天仙 ,漂亮得没话说 ,想要哪一类型的都是一应俱全 ,只要客官说得出口 ,冷苑就拿得出手。

但是 ,所有的一切还都要看银子办事。

没银子 ? 想都不要想冷苑的名字。

冷苑 ,是一座三层古楼的建筑。

冷苑的鸨娘 就如同冷苑的名字一样 ,冷冰得出奇。她就像一座冰山 ,很少有人敢靠近她 ,也很少有人敢同她讲话。而她 ,身边也总是带着一个小丫环 ,大多的事宜也是从那个丫环口中传出来的。

今天的鸨娘身边没有丫环 ,也没有往日冰冷的气息 ,她好像突然转变了性格 ,像一簇炙热的火焰 ,温暖着冷苑每个人的心。

“我说红梅呀 ,王员外可是慕名前来找你 ,在‘紫林’等着你呢 ,别怠慢了他呀。”一个尖锐的声音回荡在冷苑里 ,倒是把在场的人都吓傻了眼。

一向冰冷如霜的冷苑女主人 ,竟然这么柔声柔气地

开口说话 ,这不是天下第一奇闻吗 ?

被她唤作红梅的女人怔愣地点了点头 ,望了眼身旁的李公子 ,就把手中的酒壶放在了桌子上。

歉意地攀上李公子的肩头 ,她就像一只八爪鱼似的把整个身子都贴了上去 ,“李公子 ,真是不好意思。王员外在叫我了 ,我一会儿再来陪您 ,好吗 ?”

被女人用舌尖轻舔耳廓的男人 ,像失了魂似的点了点头 ,还不忘在女人那白皙的手背上轻吻一记 ,以表他内心渴望得到她的情欲。

“那好 ,您稍坐 ,我去去就来 ,可不要趁我不在 ,找别的姑娘哦 !”红梅轻言轻语 ,听在耳里虽不像警告 ,却也有一丝威慑。谁敢跟她红梅抢男人 ,除非那人不想在冷苑混了。

她可是冷苑的红牌 ,是冷苑的摇钱树。到目前为止 ,还没哪个窑姐敢招惹她 ,她也从不怕谁。她唯一怕的就是那个冷若冰霜的鸨娘。

可今天 ,她倒是分外奇怪了。这平时根本就不开口说话的女人、她们的女主子 ,今天怎么开口说话了 ?而且不再是一副能吓死人的冰冷面孔。

虽有万般不解 ,但也只会在她脑子里停留半刻。因为 ,她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赚钱。

莲步来到二楼被命名“紫林”的厢房 ,红梅有礼地轻轻敲了敲门 ,附耳贴上门旁仔细聆听 ,却听见由房内传出的朗生大笑。

她纳闷。既然这王员外都有了作陪的姑娘 ,何必又来找上她呢? 可想归想 ,她从都不会嫌弃银子多。

见里面的笑音越来越大 ,红梅甚是怕那王员外没听见敲门声而遗忘了她 ,清了清喉咙 ,故作娇媚的音色 ,她轻喊了起来。

“王员外 ,我是红梅。我可以进来吗?” 低头整理了自己的红衣 ,红梅换上一张人见人爱的妖艳笑容 ,仿佛能勾了人的魂一般。

厢房内没了笑音 ,只听见紧闭的房门突然被打开 ,发出一簇“咯吱”的刺耳响声。

“我们家主子有请。” 一个没半点表情的男人开了门 ,像罗刹一样的面孔倒是吓了红梅一跳。

回了回神 ,她轻步进了屋 ,福了福身子 ,才抬起那双勾魂摄魄的媚眼。

可这一抬眼不要紧 ,看见那个蓝衣女人惊讶得差点跌落在地上。

“蓝柳? 你怎么会在这儿?” 她不会看错了吧? 这个女人怎么跑出来接客了?

坐在桌旁拿起酒杯喝酒的男人突然停住了手 ,把酒杯放回了桌上 ,一脸狐疑地挑起了墨眉。

“她是我叫来的 ,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低沉的嗓音飘进红梅的耳里 ,叫她注视到这屋子里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

媚眼瞟向那个男人 ,红梅的心也随之轻轻一颤。

好俊朗、清秀的男人。一副书生的气息，一身素净的白袍，亮晶明晰的长眸下有着直挺的鼻子，细薄的唇略带着浅浅的微笑。而那浓而粗犷的墨眉，还带着点戏谑的意味，向上轻挑。

红梅从未见过这般的男人。她阅人无数，特别是来冷苑找乐子的男人，她从没放弃过观察，她只想等到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把自己这残花败柳的身子托付给他。

可在这前一刻，她还没有找到，而在这一刻，她似乎找到了。

听到男人的轻咳，红梅才把那双紧盯着他瞧的眸子移到别处，怕露了破绽招人厌烦。

“红梅失礼了，请员外见谅。”客气地笑道，她向前走了一步，可那眸子，却盯着男人身旁的女人瞧个不停。奇怪，这女人今天怎么会跑出来接客？

“员外？哈哈……谁告诉你，我是员外？”男人又是一阵狂笑，饮掉杯中的清酒。

“呃？妈妈叫我来这伺候员外爷您的呀。”眨了眨扇子般的眼睫，红梅装出一副天真的模样。

可那假装的天真却还是看在男人的眸瞳中，惹得他不屑地撇了撇嘴。

“你大概是走错房了，我不是什么员外爷。去仔细问过你们妈妈吧，休来烦我！”斜眼瞥了下身旁一动不动、一直垂首不语的蓝衣女子，男人顿时又笑了笑。

挥了挥手 站在红梅身旁一直默不作声的男人就将“紫林”的门打开 ,好不懂怜香惜玉地把红梅推了出去 ,随后重重关上了门。

红梅一个踉跄 ,差点摔在地上 ,揉了揉险些扭伤脚 她不情愿地撇了撇性感的红唇。

鸨娘——冰娘从她身边走过 ,好像没看见她似的扇了扇手里的扇子 ,楼上楼下地巡视了一番 ,刚要上三楼去做些事 ,就被红梅拉住了衣袖。

“妈妈、妈妈。”像只温顺的猫咪 ,红梅不敢造次地低下了头。

冰娘回首 ,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冷苑的红牌 ,换上温柔的目光 ,轻易地甩掉红梅那还牵扯在自己衣襟上的手。

“有事吗?”她这副悠闲自得的样子 ,倒不怎么像个急于赚钱的鸨娘 ,好像冷苑的一切都和她毫无关系。

“您不是叫我去‘紫林’伺候王员外吗?可是,‘紫林’的客人说 ,他不是王员外。您看……”说实在的 ,她只不过是留恋于刚刚在“紫林”那个俊秀的男人。直到现在 ,她的心还系在那个根本没将她放在眼里的他身上。

愣了愣神 ,冰娘歉意地笑了笑 ,“你瞧瞧我这记性 ,人老了就这样。”抚额叹息 ,她牵过红梅的手 ,“王员外人哪 ,在隔壁的‘清雨’ ,你去那找他吧。”指了指离她们不远的被命名“清雨”的厢房 ,冰娘就转身要离开 ,可红梅

好像还是不知死活地挡住了她欲要前进的步子。

“妈妈 那个……”不趁着妈妈心情好的机会多问几句话 恐怕就没有机会再问了。

“有什么事就说吧。”冰娘的语气里听不出半点不耐烦的意味。

“我是想问 蓝柳怎么会出来接客呢？”一向笨手笨脚 被冷苑的人称为“傻蛋”的蓝柳 今天怎么会出来接客呢？这也算是最新奇的消息了。如果说冰娘一改往日冷若冰霜的态度是第一大奇闻 那被称为“傻蛋”的蓝柳出来接客 就是第二大奇闻了。

以前 冰娘嫌蓝柳总是笨手笨脚 所以很少叫她出来接客 到最后好像根本都忘了她的存在。因为她不是得罪了客人 就是把手中的酒壶掉在地上 再不然就是一个不小心 把杯中的酒倒洒在客人的脑袋上 也不晓得她到底是不是有意的。

可如果是故意的 她脸上显现出的愧疚和歉意的神情 又根本看不出她是装的。

如果不是冰娘觉得她长得还算漂亮 早就把她打入“冷宫” 从此只能像下人一样干粗活了。但今天是怎么搞的？那个傻蛋不但被“释放”出来接客人 而且接的第一个客人竟是叫她红梅一见倾心的男人 这可叫她这个冷苑的红牌生了嫉妒之心。

“做好你分内的事 别的就不要多管了。”冷厉的眸光瞥向红梅 让她不禁退后几步 最后站定在一处 尴尬

地笑给冰娘看。

“妈、妈妈，红梅知道了。”

“那就去‘清雨’伺候王员外吧，他正等着你呢。”甩了甩清袖，冰娘又莞尔地看向楼下的花厅。

“妈妈，李公子那……”耽搁了这么长时间，想必李公子也等急了吧？

“我已经叫翠云去伺候了，你就不必操心了。”这女人还真是啰嗦。

不甘心地咬了咬唇，红梅欠了欠身子，便朝“清雨”走去。

她今天还真是倒霉，客人都被别人抢跑了。也不晓得那个王员外是个怎样的男人，不会又是那种肥头大耳，满身横肉的家伙吧？

想到这儿，她的脑海里便一直盘旋着身在“紫林”那个男人的模样，叫她对所有的男人都失去了兴趣。如果她的后半生能托付给那样的男人，她这一生也别无他求了。

不禁然，红梅的两条腿不听使唤地朝“紫林”走去。

圆

只听瓷具破碎的声音由冷苑二楼的“紫林”厢房传出，随后又是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声音不大，或许是被冷苑本就嘈杂的人音所掩盖掉，只能引得路过“紫林”的男女留足片刻，试图探听得一丝半解。

而“紫林”的厢房内，一个女人正一脸歉意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不敢抬头看着面前那个一脸笑意的男人。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这话刚刚落下，她那只原本扶在桌上的手，不知又因为什么原因竟打翻了桌上的菜肴，菜汁沾染了整个雪白的桌布，染上了一圈圈油油的光印。

“天哪！这……我这是……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一记惊呼后，她的头有如捣蒜般，不停地来回上下晃动。

拾起掉落在地上、没有被她摧残以至破碎的盘子，她将盘子放回桌子上，就掏出别在胸前的手帕，替面前的男人擦着他手上的酒汁。

歉意地不敢抬头，又眨了眨那双本就无辜的大眼，她的眼圈就要被欲流出的眼泪侵蚀得红红的，像只雪白的大兔子。

“公子，都怪柳儿不好。您还是换别的姑娘吧！”她这样笨手笨脚的，一会儿砸掉酒壶、一会儿打翻盘子……再过一下，不知道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她的话音刚刚一落，就因为脚下一滑，一个不小心

扑到了男人的身上。扑就扑吧，人家很大方地把她欲要落地的身子接住了，可她呢？不懂得知恩图报，一直在惊吓中慌乱舞动的手，不小心抓到了桌子上那盘美味可口的糖醋鱼。在她安全地落入那个男人的怀抱之余，她也把那盘美味的糖醋鱼“送”给了那位好心接住她身子的男人。

红色的汁液配上男人那身素白的袍子，仔细一看，却也有一番风情。尤其是那糖醋鱼的香味，相信只要走出冷苑几步，就会有一群野狗跟在他后面发狂了。

眯起眼，蓝柳不敢再看面前这个俊秀的男人。她想，她给他惹得麻烦已经够多、够大了。

站在门口的那个面无表情的男人终于开了口，替自己的主子打抱不平。

“你是不是故意的？”他粗鲁地拉过女人白皙的皓腕，狰狞的面目表情吓得她直掉眼泪。

“我、我、我不是有意的。”蓝柳转过头来盯着那个一身白袍，脸上依然没有怒气的男人，“爷，柳儿天性愚笨，总是做错事。”垂下眼帘，她根本不敢看这个被她“陷害”的男人。

“爷，您还是换了我，去找别的姑娘吧。”她也奇怪呢，今天怎么会被冰娘拉出来接客人？而第一个客人，却是这么温文儒雅、俊朗无比的男人。

她这么对待这个男人，会不会太过分了？

“九胤，放开她。”温柔的目光刺进她的眸子，叫她不

由得止住了泪 ,就这样一直盯着那个男人瞧。

胤胤放了手 ,站回了门口 ,又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

“过来。”男人招了招人 ,笑睨着面前这个笨手笨脚的女人。

身子一缩 ,蓝柳精致的五官全都皱在了一起 ,“爷是要罚柳儿吗 ?柳儿再也不敢了 ,求您饶了我好吗 ?”她站立在原地不敢乱动。

一看见她那害怕的神情 ,男人不免心痛地拧起眉头来。

这女人 ,很美 !

有如新月弯勾的双眉、一双如星子般灿烂夺目的眸瞳、小巧秀气的鼻和一张嫣红的樱唇。特别是那白皙又透着些许粉红的脸颊 ,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般 ,细致、柔滑 ,叫人忍不住想亲上一下。

只是她那和漂亮脸蛋有些不符的举动 ,倒是叫他有些不敢认同。

如她所说 ,她是天性愚笨 ,还是……故意如此 ?

站起身 ,男人一把拉过她柔嫩的柔荑握在掌中 ,微微一笑 ,倒是能牵系住不少女人的心 ,可她还是呆呆地眨着如星子般的眼 ,没半点情愫之意。

“叫什么名字 ?”男人坐在凳子上 ,把娇小的她抱上自己的大腿 ,柔声笑问。

“小女子名唤蓝柳。”很乖地坐在他的腿上 ,她还傻